



源於奧運 李漢源

東京奧運如期舉行，然後呢？

就在本文刊登的3月25日早上，東京奧運的火炬傳送就會於日本時間9點40分（香港時間8點40分），於日本福島縣正式開始，象徵東京奧運如期展開。火炬傳送將歷時120日，途中會經過日本全國的47個縣、市、鄉、鎮等地方，並於7月23日送達東京新宿奧運開幕會場。

對於我這個體育迷、奧運發燒友而言，看着這延遲了一年而終於來臨的盛事當然覺得十分興奮，代表著好快就有奧運睇！可能日子愈來愈近，坊間各界亦開始多留意了奧運情況，包括傳媒、社交媒體、報章等有關奧運的報道也開始漸漸增多，但當中大多數的還是負面消息：例如日本奧運大會不准外國遊客到日本參觀奧運，另外亦有指日本有一調查，超過一半的受訪者不大贊成這個疫情時候主辦奧運等等。除了日本以外，奧運在香港亦有不少負面消息，其中一則最讓人在意的就是：本屆可能是第一次沒有電視轉播奧運會。其實香港電視台也曾經積極爭取希望到轉播奧運會，奈何除了巨額電視版權費外（東京奧運開價3,500萬美元），另外還有大約港幣4,000萬元的製作費。

大約一年前已經有電視台問我，如果做奧運，估計要虧蝕多少錢？我當時的回答是：如果電視台願意虧蝕兩億港元，就可以做奧運；一

年過去，到日前又有另外一間電視台問我：如果現在決定做奧運，會虧蝕多少？而我現在估計，大概也要虧蝕1億5千萬港元左右才可以成事。以目前香港經濟情況，轉播奧運想要賺錢或者平手離場，簡直是天方夜譚。

你們可能會奇怪，交了天價的電視版權費，理應已經有很多材料可用作播放，為何還要另外付出這麼昂貴的製作費呢？奧運大會製作了7,000多個小時賽事，要把這些信號傳回香港，衛星費（亦即光纖費）也要800萬至900萬港元；另外國際廣播中心（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Centre）的場地租用費及器材，大約為500萬港元；如果每一個香港參加項目要做香港運動員訪問，要租攝影機位置，大約要200萬港元；另外派去日本的工作人員，他們的支出包括機票、住宿傳媒酒店、當地交通及膳食等，每一位費用約港幣10萬元，因此如果派60個工作人員，該部分的支出已經高達600萬港元，當然另外還有很多林林總總的費用，恕難盡錄。於是整個奧運製作費用，即使不把版權費計算在內，亦應該接近4,000萬港元。

觀乎全世界，要製作質素高的電視節目其實就是這麼昂貴：在中國內地，一個綜藝電視節目製作，例如春晚，動不動也要用上5,000萬元人民幣製作費，香港在這方面電視製作真是可謂小巫見大巫。



方寸不亂 芳芳

「吵」的好處

「積怨」在一點火花中捷着了，「吵架」在電光火石之間爆開，一發不可收拾，局面沒有人想得到。「吵架」有好處，把不滿攤了上枱面，從此不再為「界面」傷腦筋。

身邊有兩位朋友為小事情吵了架，吵什麼呢？原來是態度問題，兩人的理念相同，本來是志同道合，理應沒有什麼衝突。甲一向「自以為是」，喜歡搶先發表意見，卻無視其他人的論點，即使有權威人士的觀點，甲總是質疑在先，挑剔在後，繼而修正，再而教訓。

甲的張揚跋扈，和身邊朋友時有小摩擦，但大家都不想為小事情鬧翻，總是讓着點，正因為讓慣了，甲的「自以為是」膨脹成「自以權威」。有一次討論問題，乙友人還沒有把話說完，甲就忍不住否定對方，要發表意見。

乙友人或許「積怨」太多，一下子就來火了，一口氣罵起來，還套用了楊潔篪、王毅的金句「我不吃你那一套！」「改一改你教訓人的老毛病吧！」「你沒有資格這樣對我說話！」甲平日慣於自以為是，未曾有被回擊的經驗，一時啞口無言。經此一役，再見不是朋友。

朋友可以如此灑脫，但國際關係就複雜得多了。中美高層會談，美方以慣有的高高在上的姿態訓話，惹怒了中方。可能布林肯就懵了，「我們平日都是這樣管別人的事，習慣教訓別人的，其他人都是這樣乖乖聽着，沒有不妥呀？」沒有激烈反應，是人家還在考慮給你面子，給大家迴旋餘地，這並不是代表人家沒有實力和你較量。美方習慣坐龍椅，可能經此被罵一役，真要學習一下如何坐穩椅子。

美方需要拉幫結派高調打擊別國，實力有幾多，可想而知。電影中黑社會大佬請殺手辦事，行動要費，失了手又要付安家費。美方要開片就要看清楚對手實力，更要檢視自己身家還剩幾多，「埋單」不是請客吃飯啊。



書聲蘭語 廖書蘭

也談「事頭婆」家事

記得我初到英國時，聽到有人交談，「事頭婆」如何如何？我是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什麼叫「事頭婆」？

「事頭婆」是什麼？！後來知道「事頭婆」，原來指的是英女王；粵語「事頭婆」是老閩，「事頭婆」是老閩娘或老閩，意指英女王是大英帝國的女老閩。

近日，她的孫兒媳婦梅根、孫子哈里接受美國著名主持人奧花雲費（Oprah Winfrey）訪問，爆出驚人言論，激起全世界熱烈話題，一時無兩似乎掩蓋了大家對新冠肺炎的緊密關注。鋪天蓋地的討論，超越了茶餘飯後助興的話頭。有人欣賞梅根，說她是新女性主義者，又說她身上充滿著典型美國的自由平等精神。但大部分人都憎厭這個半黑不白的女人！套用電視宮廷劇對白：「這個女人撩事鬥非，工於心計，掀起腥風血雨。」

而我十分心疼已有94歲高齡的「事頭婆」，此時此刻與她結婚70載的丈夫菲羅親王已留醫住院28天（筆者執筆之日料他剛剛出院），夫君的健康，當然令她憂心忡忡，但她孫子的這一件家醜瞬間成為國際笑話，更使她憂心如焚。

英國王室正面臨一次重大考驗，筆者看到報道，指王室準備了一份聲明，但女王不肯簽名，女王堅持不要急於表態，需要深思熟慮；也許經過查理斯、戴安娜的離婚事件後，她看得更廣更遠。

因孫兒媳婦跑到美國去哭訴家醜，令王室蒙羞。中國人有句俗話「娶到個好媳婦，比一個兒子還要好！」意思是，若要

錯了，則是整個家族之不幸！

這個美國二三流女明星在演藝圈浮浮沉沉，有過多少男朋友不清楚，僅知道她結過婚，離過婚，今年（2021年）40歲，她2018年與哈里結婚時是37歲再婚，人生也算經歷過大波小折，是一個有閱歷的中女，特別是在荷里活討生活，一點也不簡單；而哈里不同，他一直在王室的庇蔭下成長，雖然心中隱藏著對母親永恒的思念。

這個荷里活二三流的小明星，捕捉到一個王室的子嗣，以為自己飛上枝頭變鳳凰，是的，她真的可以麻雀變鳳凰，但她要安分守己地做鳳凰，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是王室的女主角，要跟凱特王妃比高低，又要在王室呼風喚雨，甚至還將自己比喻為萬人愛戴的戴安娜王妃，真讓人啼笑皆非！看得出來，哈里跟着太太梅根的裙腳走，視梅根為母親的影子，深怕梅根像母親的結局一樣。但這只是哈里內心的陰影，不真實。

「事頭婆」已是百歲老太太，正面臨千頭萬緒的家事，祝願她政躬康泰！



●哈里王子與夫人梅根早前接受美國著名主持人奧花雲費訪問。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網上看電影

電影《問媽》點擊率高達40億人次，這個破天荒紀錄，對當日因疫情未能在影院排期上映，才大膽嘗試把影片放上互聯網的影片公司，無疑注射了意外收穫的興奮劑。

無可否認，電影院大銀幕看電影，好處是碰上千軍萬馬的大場面，不止是眼睛吃冰淇淋，還像武松在景陽岡喝酒18碗那麼痛快，絕對滿足到與眾同樂那批觀眾的心理需要，跟互聯網上看電影，似乎有所不同；但是互聯網上看電影也有它的好處，就是近距離多了親切感，大特寫鏡頭時，演員五官接近真實，連眉毛也看得清楚，表情來得特別細膩，而且有個感覺，小品式好電影，網上觀看，既有如紫砂茶壺鐵觀音那種味道，同時也與燈下看書情調相似，一個人單獨看，還勝過電影院中一群人看，從而感受到眾樂樂不如獨樂樂的滋味。

再說，科技一日千里，像《問媽》1080P那麼超高清的影片，放上互聯網，也真是跟在大影院大銀幕觀看般同樣賞心悅目，就說大場面，也是1080P超清普通話版本的

《新龍門客棧》，鏡頭上的千軍萬馬便同樣震撼，可見大銀幕看電影，只不過是過去大半世紀前養成的傳統習慣，出於自然，而非必然，而且從新一代影迷對互聯網狂熱的喜愛，電影有日完全由互聯網取代播放，也未必全無可能。

不過電影人也不必為愈來愈多電影院結業而悲觀，電影這第八藝術，同時也是第一娛樂，永遠不會滅亡，說不定可能因互聯網的方便而日趨蓬勃。最近多看了網上電影，發覺新一代不知名的編導，不少都具備明日大師的潛質，任何行業前景如何，往往取決於該行業工作人員的工作態度和誠意，就算網上電影競爭劇烈，日後電影院千億票房不多，少了天價片酬的天王，只要演員實力旗鼓相當，觀眾看得開心圈中人人飽暖，也是可喜的新氣象。



●《問媽》黃梅瑩不同歲月的3個形象。作者供圖



百家廊 袁星

烏龜仍在

常聽說與長壽相關的句子，有「松鶴延年」和「千年王八萬年龜」。這兩句話，都是吉祥之語。內陸地區，松鶴象徵長壽；沿海地區，海龜象徵長壽。我生活的這處小鎮遠離海洋，連寬闊的大河都少有。

周末休班，陪妻子去她爺爺家送了些吃的，一隻拾掇乾淨的雞蛋，還有箱核桃露。妻子經常去爺爺家，下夜班時，不上班時，每過一陣子，她都要去看看。

爺爺1925年出生，到現在仍然身體硬朗。他一個人住在村中一處宅院中，飲食起居都靠自己。有時有幾位80歲的老頭找他聚聚，走時，他還騎着腳踏三輪車送人家。有時生病了也不告訴子女，獨自到離家二三里地的醫院吃藥打針。若是被我們遇着了，只要不是特別難受，都堅持不讓我們送。一個人騎車來的，還是一個人騎車回去。

爺爺高壽，吃住卻儉樸。他住的宅院，在村子偏東。再往東是片插楊林。宅院北邊，是幾排差不多的宅院。爺爺的房子，是翻新過的三間瓦房。房子前面，是一個不大的月台。月台比院子高出半米多。屋門往外是與之等高的月台，月台與院子之間，則是由幾個台階銜接起來。宅院的院落不大，在迎門牆東西兩側，各堆一小堆河沙。院中有兩個舊灶台。月台的台階旁，拴着一條狗。屋裏正對屋門，是一個帶煙囪的煤球爐，一張茶几，一個沙發，還有一個舊連椅。靠近北牆的位置，是一張一米多高的舊方桌。我、妻子、兩個兒子、孩子他小姨，幾個人一進屋，屋裏立即擁擠起來。站了大概半分鐘，妻子幫爺爺收拾茶几時，我們都到院中。

爺爺家的月台上，放了一個塑料盆。盆中有幾厘米深的水，水中有個巴掌大的龜。我對烏龜了解不多，不知道那隻烏龜是啥品種。烏龜的殼黑灰色，上面有許多泥沙，看上去髒兮兮的。烏龜的頭頸和前爪，有幾條粗細不等的縱行的黃白色泛青條紋，看上去，那些條紋醒目得有點兒刺眼。烏龜慢悠悠的，在盆中時而爬時而靜不動。牠似乎不怕人，動與靜全憑自願，不會因為周圍人的言談舉止而改變。當然，用木棍觸動牠時，牠是會避讓的，攪動明顯時，牠會把頭

爪都縮進龜殼裏，過一會兒才又伸出。

在塑料盆近旁，有一個薄木板釘扣成的無蓋破木箱。木箱大概半米長寬，高度頂多30厘米。木箱的一個側面已經裂開，像一扇敞開的籬笆門。箱底有幾厘米厚的泥沙。爺爺說烏龜原來是在木箱的泥沙裏的，冬天時在屋內放着。天暖了，他就把木箱挪到月台上。有太陽的大晴天，烏龜會從泥沙裏爬出來，爬進有水的塑料盆中。乍看上去，那隻龜沒啥特別。除了個頭比平時在集市上見到的那種火柴盒大小的烏龜大出幾圈，就是那老氣橫秋的感覺不太一樣。此外，作為普通的烏龜，牠很難吸引到我。但是關於這隻龜的敘述，引起了我的蹙眉思考。這是一隻有些小小傳奇色彩的烏龜。牠的來歷是一個謎，牠的來去還是一個謎。

龜龜奔跑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那個故事，雖然是烏龜勝了，但畢竟只是一個故事而已。若是真的比速度，莫說野兔，就是螞蟻，跑起來也比烏龜快吧！再者，烏龜除了壽命長出名，記憶力咋樣，似乎也並未被談論過。沒人談論，估計也就沒得談論，就算有記憶力，也是一般般吧。爺爺家這隻龜，不知是從哪裏來的。幾年前，大晴天，爺爺家院中突然爬來一隻龜。他家周圍幾十米，都是乾巴巴的路面。爺爺沒考慮太多，就給烏龜找了個盆，裏面放了些水和沙，把牠養起來。說是養，其實也不像人家養寵物那樣精心，偶爾放些吃食進去，烏龜就這樣活了下來。大概幾個月後，爺爺覺得這樣養着不合適，烏龜畢竟不是家養的，得把牠放歸自然。爺爺宅院後大概100多米遠處，有一條河。爺爺把烏龜放進那條大河中。

過了兩天兩夜，那隻烏龜，再次爬回到爺爺的家院中。這一次，爺爺沒再趕走牠，而是把牠再次養起來。第一個冬天，烏龜在木箱中過冬。翌年夏天來臨時，有個雨天，爺爺發現烏龜自己走了，牠生活過的盆中，被雨水灌滿。爺爺沒去找，而是順其自然。那隻烏龜本來就不是他養大的，來時突然，走也突然。幾天後，烏龜回來。那年冬天，烏龜又在木箱中過冬。第三個夏天，牠突然又走了。幾天後，在迎門牆內側的沙堆裏，那隻熟悉的烏龜，再次露面。

烏龜不適合生活在太乾燥的環境，爺爺家院中，走來走去的牠，被爺爺再一次放到塑料盆中，給牠水和食物。那隻龜，就這樣再次被養了起來。爺爺突然爬來一隻龜，我聽妻子說過；爺爺把烏龜送走了，自己又爬回爺爺家，我也聽妻子說過；那隻養在爺爺家的龜，又兩次突然走掉的事，我還是聽妻子說過；那隻找不到的烏龜，再一次爬回爺爺家，記得妻子也說過。只是，所有的聽說都是在沒眼見的場景中獲知的，心中的詫異，不是太強烈。

爺爺說：「烏龜第一次出現時，就茶碗口大。」養了這幾年，牠長大不少。我親眼見到，又親耳聽到，自然不會懷疑。一隻烏龜，幾次三番爬到爺爺家院中，還是有些讓人百思不得其解。臨走時，我喊上梓航，沿着爺爺家東側的泥土路，往後面的河道走去。我想親自走一走用腳步丈量下那段距離。爺爺家東側那條路，雖是條土路，卻差不多2米寬，路面硬實光滑平坦，沒啥遮擋。從爺爺家往後，到河道處，大概100多米遠，其間經過五六排房舍。一隻烏龜，是如何安全爬過這段路的呢？就算沒遇到人，村裏的貓狗咬的，也都沒遇到？那條土路旁邊沒有下水道和小河溝，乾巴巴的泥土路，烏龜為什麼要一次次朝爺爺家爬呢？那兒那麼多差不多的宅院，單選爺爺家，難道牠真認識路？這一連串疑問，或許只有那隻龜自己才能解答！

塑料盆面積狹小，村子北側那條大河面積廣闊。如果烏龜選擇那條河，河岸邊一定有宜居之地，那條河中魚蝦眾多，各類昆蟲也多，有足夠的食物來源，按理說，那裏才更適合烏龜生存啊！大河之於塑料盆，應該是樂園與囚牢的區別吧，但那隻龜選擇了塑料盆。從聽妻子零星說起，到爺爺親口敘述。那隻烏龜，在我的腦海中成了謎一樣的存在。或許，那隻看似笨拙的龜，真的與爺爺有緣吧！

烏龜，歷來是長壽的象徵。而爺爺，已96歲高齡了，依然身體硬朗。這段緣，若非親眼所見，真的像是在聽一個被杜撰成的故事。爺爺耳聰目明，思維清晰，他的親歷，雖然還不明瞭原因，但卻毋庸置疑。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文化情結

雖然哈里王子和夫人梅根一年前已自行宣稱放棄英王室成員身份，但這貴族身份卻無法抹掉，所以，無論在民間還是媒體眼中，他們仍具新聞價值，其任何言行都會受到關注，所以，他們接受電視訪問及其所披露的「家事」自然成為輿論焦點。

由於梅根是非裔美國明星，不但引發種族歧視爭議，更升級至英美文化衝突乃至歐美文化論戰。

英國和美國，一個是自願歷史文化悠久時背負傳統枷鎖的沒落帝國，一個是自詡自由文明卻內部弊病叢生的當今霸權，雖然各據兩個大陸，隔了一個大洋，卻淵源深厚。二戰以來，兩國一直是軍事盟友，但凡美國要對外發動戰爭，英國都第一時間響應，可謂「難兄難弟」。

相似的對外擴張乃至侵略歷史，加上宗教信仰上的重疊，以及共同的語言和法律體系，令英國比其他歐洲強國如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等，跟美國的關係更密切；而在美國各城鄉，至今有不少諸如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愛爾蘭等族裔人士，這些來自歐洲的殖民者及其後代帶著自身的文化優越感在新大陸生活，又在這個全新的地

方重建跟祖家不一樣的家園。久而久之，代代更新，形成新的文化和性格。

所以，無論是歷史淵源，還是戰略需要，這兩個國家都視對方為「最重要的雙邊夥伴關係」，並共同對付意識形態上的「外敵」，最著名者乃上世紀八十年代美英聯手配合國際大氣候，最終導致蘇聯解體。以及本世紀初英美聯軍領頭攻打伊拉克——後來發現指對方「擁有世界最具殺傷力化武」的情報有誤，但已造成逾6萬伊拉克平民死亡，並間接導致配合美國出兵的時任英揆理雅雅下台。可見這兩個國家在國際事務層面上的「親密關係」。

但在民間，英國人顯然是看不慣美國人霸道的作風的。或許，個性內斂和深沉的英國男士會被作風張揚的美國女性吸引——像當年愛德華八世愛上兩度離異的美國女人華麗絲·辛普森（即後來的溫莎公爵夫人），以及今日哈里王子娶離過婚的梅根。

但無論在王室內部，還是英國民間或媒體，對美國女人（或視為美國象徵）都不算友善。這可能未必涉及其非洲裔血統之類的種族歧視，而是文化情結，以及與生俱來的優越感——擔心自己的文化被「溝淡」。



琴台客聚 伍杲杲

小確幸與小成功

春天又變了一次臉，一夜之間，從夏天般的高溫跌落至正常的冷冰冰、濕漉漉的料峭春寒裏。而這樣的春夜，最適合窩在被窩裏讀村上春樹。

每每讀到好書，便忍不住要推薦給愛讀書的朋友。這些年來推薦給朋友最多的是村上春樹的隨筆集《朗格漢島的午後》，當然，推薦這本書的最重點是因為大多村上迷都熟悉的那篇《小確幸》。然而多數的人都是日復一日地過着枯燥乏味的日子，心中嚮往起來便是宏大的「詩和遠方」，卻是難得去感受身邊的「小確幸」。

我自己在多數的時候亦是如此，懼怕麻煩，對生活中一些瑣碎事情感到非常厭倦，譬如當初買新房子時想到未來的裝修就頭疼，就想躲起來哭。幸好後來陰差陽錯，裝修的時候我不在內地，有住在同一小區的大佬和多年的好友幫忙，便由此體會了一番「小確幸」，享受到

「歲月靜好，有人為你負重前行」的幸福。

房子裝修好了，剩下紗窗、窗簾之類的還是自己解決，因此認識了家裝店的老闆黃總夫婦。得知我是一個寫作者，黃總夫婦很熱情地親自上門幫我計量窗簾的尺寸，做安裝的方案，並出乎意料地表示要在市價上給我打「文學折」，於是後來我送了自己的兩本書給黃總夫婦，他們果真給我打了一個「文學折」。

再後來和黃總夫婦交往並不多，因為窗簾安裝的關係，倒是和他們的員工打過多次交道。不同於有些小公司的員工背後埋怨自己的老闆，從黃總的幾個員工口中聽來的全是關於這對夫妻的好話，譬如他們除了在和員工合作做好工作之外，還會教他們規劃未來，教他們理財，借錢給員工買房子等……令人意外的是，作為一家規模不算大的家裝店的老闆，除了教員工理財賺錢，黃總夫婦會鼓勵自己的員工多讀「閒書」去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逛書店的時候我們常常會看到書店的「C位」擺的大部分是關於「成功學」的書，我們身邊的人大部分也都是終身都在追求「成功」，在大部分人的認知裏，成功就是有了很高很高的地位，賺了很多很多的錢，而他們所追求的幸福和快樂，也多是建立在這樣的「成功」的基礎上。若是參照這些條件，我大抵要算是一個相當不成功的人了。我的寫作一直很散漫，作品極少，我的書出版之後銷量也不大好。說起來很是慚愧。在朋友圈裏偶爾會看見黃總夫婦晒我的書，書上用筆標出他們認可的一些句子。便又安下心來，覺得書的銷量多少並不重要，有人認真地在讀自己用心寫的文字，這便是一種「小成功」了。

對於普通人來說，構成我們生活的意義的，也只能是這些細微的平常事。認可我們自己的小成功，去感受和享受那些小確幸，大抵才會真正地幸福和快樂罷。